

哈尔罗杰历险记

# 恶战杀人鲸

粵國英翻脫 粵國英翻脫 粵國英翻脫 粵國英翻脫

〔英〕~~宰里~~著

杨伟娴译

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目录

- 员瑶 长着十对翅膀的鸟 ..... (员)
- 愿瑶 捕鲸船上两“绅士” ..... (愿)
- 猿瑶 格林德尔船长的恶作剧 ..... (员猿)
- 源瑶 第一条鲸鱼 ..... (愿源)
- 缘瑶 险舟飞鲸 ..... (猿缘)
- 远瑶 落水的人 ..... (猿远)
- 苑瑶 抹香鲸之死 ..... (源苑)
- 愿瑶 海狼 ..... (源愿)
- 怨瑶 恶战杀人鲸 ..... (缘怨)
- 员瑶 猫九尾鞭 ..... (远员)
- 员瑶 抹香鲸一家 ..... (远愿)
- 员瑶 巨型胡桃夹子 ..... (苑员)
- 员瑶 狂奔 ..... (愿员)
- 员瑶 孤独 ..... (愿员)
- 员瑶 学会骑鲸鱼 ..... (愿员)
- 员瑶 得救 ..... (怨员)
- 员瑶 雾中幽灵 ..... (员怨)
- 员瑶 格林德尔洗鲸脂澡 ..... (员愿)
- 员瑶 握手言和 ..... (员愿)





# 哈尔罗杰

## 历险记

冰天雪地 异国风情 惊险刺激 引人入胜 老少咸宜 回味无穷

- 圆摇灰鯖鲨 ..... (员员)
- 圆摇暴动 ..... (员圆)
- 圆摇船长几乎逃之夭夭 ..... (员圆)
- 圆摇一条鲸鱼能把船弄沉吗? ..... (员圆)
- 圆摇杀人鲸号沉没 ..... (员圆)
- 圆摇漂泊 ..... (员圆)
- 圆摇一只叫作比尔的信天翁 ..... (员圆)
- 圆摇飞来的信使 ..... (员圆)
- 圆摇轻松的捕鲸法 ..... (员圆)
- 圆摇奇妙的加工船 ..... (员圆)
- 猿摇非洲在召唤 ..... (员圆)

摇

## 17 摇长着十对翅膀的鸟

在檀香山港所有的山丘上，人们正朝海面张望。港口沿岸的码头挤满了围观的人群。

他们都注视着同一个方向。轮船、游艇、货轮、拖船，还有头顶上的直升飞机，正在起飞的往旧金山去的飞机，他们都不在意。

这些东西，不管哪一天他们都能看到。

他们正在看的东西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。那是一艘一个世纪前所常见的载人或捕鲸的船只。

这艘船没有烟囱，不冒黑烟也不发出嘎嘎的机器摩擦或轰隆声。船上的三根桅杆高高地耸立着，足有十多米。桅杆上挂着四面硕大的帆，它们静静地悬在阳光灿烂的天空中，活像一只正要展翅飞翔的巨鸟。

“真好看！”有人说。

“这样的古代美人还能保留下来，真没想到。”另一个人说。

“美人？我的老天，”一个水手模样的人说，“等你了解到了那上头的人的命运，你就不再会觉得她是个美人了。”

“但愿不至于那么糟糕，”又一个人的声音插进来，“因为我们正打算乘那艘船航行呢。”

“我为你们感到遗憾。”水手抬头看着那位刚来的人说。他看见了哈尔·亨特。哈尔三岁了，看上去已经是一个体魄





# 哈尔 罗杰

## 历险记

《鲁宾逊漂流记》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《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》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

健壮的小伙子。他开心地笑着，黝黑的脸容光焕发。

“嗯，”水手承认，“看来，你似乎能照顾自己了。不过，我希望这个小家伙不跟你们一道去。”

罗杰恼火了。他刚满 15 岁，但他竭力摆出一副高大强悍的样子。他正想开口激烈反驳，斯科特先生却插嘴了：“我想，我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”说罢，他就和两个孩子一起挤出人群。

水手怀疑地摇摇头。但是，哈尔和罗杰对他们这位老伙伴充满信心。只要跟美国博物馆的科学家亚瑟·斯科特在一起，一切都会顺顺当当的。

不过，水手的话仍然使他们有点儿不安。

来到码头边，他们踏着梯子上等了在下头的一条汽艇，朝那只长着十对翅膀的巨鸟驶去。越驶近巨鸟，他们心里就越不安。那艘船本身并不像它的那些帆那么洁白漂亮，乌黑笨重的船体模样凶险，船上飘出一股刺鼻的鲸油和腐败鲸脂的臭味儿。

船艙上的船名已经清晰可见。船的名字可不怎么漂亮——杀人鲸。船籍港是圣赫勒拿<sup>①</sup>。

“她以杀人鲸命名，”斯科特先生说，“那是所有鲸中最凶恶最危险的一种。”

“圣赫勒拿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那是远在南大西洋的一个岛屿，一向都是一个捕鲸大港。18 年前，就在那个港口，你一次就能看到成百

<sup>①</sup> 圣赫勒拿：南大西洋的一个岛屿，1810 年~1815 年，拿破仑曾囚禁于此。——译注

艘捕鲸船。在北边的海港，捕鲸船更是数以百计。”

“才1900年前吗？”哈尔说，“我还以为是许多世纪以前的事呢。”

“不，扬帆捕鲸这行当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古老。一直到1890年，新贝德福德还有一支拥有100艘捕鲸船的船队。当然，今天，捕鲸业已经被附设加工厂的大船所垄断。但是，随着对鲸产品的新需求的出现，一些老式帆船又重新投入了使用。这就使我们能有机会看到，过去是如何进行捕鲸的。美国博物馆要求我为该馆的图书馆提供捕鲸作业的完整记录，并把作业过程拍成电影。”

“船长真的已经同意把您给带上吗？”

“同意了。不过，他说他还要再雇两个人手才能动身。他的两名船员走了——他得找人把他们的位置补上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就是填补他们位置的人了。”哈尔说。

“一点儿不错。你们从来没有在这种船上干过，不过，你也可能找不到有这种经验的人手。你们曾经驾着自己的船横渡太平洋，打那以后，你们就有了一些航海经验。就算是罗杰，也不会因为太年轻而不中用，他可以当餐厅的侍应生或瞭望员——在帆船上，他有很多事儿可干。”

他抬头看了看杀人鲸号那丑陋可怕的船体说：

“唯一的问题是——你们想不想去？我不想勉强你们，也不要你们仓促答复。这完全由你们自己决定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这是一桩苦差事——太苦了，那些习惯于轮船上的轻松工作的水手连碰都不会去碰它。我还可以告诉你们，依我看，船长像是个恶棍，甚至可能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。这也是他老找不着人手的原因。幸亏你们已经打电报给你们的父亲，





# 哈尔罗杰

## 历险记

哈尔罗杰历险记

征得他的同意，我没办法对你们负责。你们有自主权。等见过船长，参观过整艘船后，你们想不干也还来得及。”

汽艇紧挨着杀人鲸号那乌黑的船艏停下来。从这儿朝上看令人头晕目眩。他们抬头看看船舷，一挂绳梯搭过船舷垂下来，绳梯的上头固定在一只翻过来的救生船上头的吊艇架上。

在三根桅杆上面，主桅和前桅上装着横帆，后桅按三桅船的式样装着纵帆。主帆和前帆，中桅帆和上桅帆，最上桅的帆和斜桁纵帆都高挂在桅上，主桅顶端的瞭望台离水面足有猿米多。

尽管他们很爱海，而且曾多次读过有关这种船的描述文章，研究过它们的图片，但他们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这种船。一想到要攀爬那些在蓝天上晃荡的蜘蛛丝般纤细的绳梯横索，他们就不由得害怕得发抖。绳梯横索一直通到轻轻摇晃的桅杆顶，在那儿，一伸手似乎就能摸到天上的云彩。如果现在往上看都会头晕目眩，那么，在风暴中，从那摇摇欲坠的绳网上往下望，又会有什么感觉？在那种时候，绳梯绝不会仅仅轻轻摇晃。

“啊，水手的生活令人陶醉！”罗杰说，但他说话的声调都变了，听上去并不那么有信心。

“好啦，你们过去吧。”斯科特说。

两个孩子从恐惧的迷惘中回过神来，攀着绳梯爬上船去，斯科特跟在后头。他们翻过栏杆，落到甲板上。

船着火了吗？熊熊火焰直往上冒，空中弥漫着白色的蒸汽。人们似乎正在与火焰搏斗。两个孩子凑上前去。现在，他们看清楚了，那只不过是在一堵砖墙里头燃烧的火

摆

焰，火上架着巨大的黑锅，每个锅都大得装得下好几个人。水手们正在把跟他们的身体一样大的一块块肉拖过甲板，扔进锅里。

“他们在熬鲸油，”斯科特先生说，“那些是鲸脂。鲸脂是鲸鱼身体最外头的一层保护层，脂肪很丰富。他们把鲸脂放进锅里，把油熬出来，这就叫提炼鲸油。”

水手们褴褛的衣裳上布满斑斑点点的油迹和血污，又没刮胡子，看上去跟凶恶的海盗一模一样。发号施令的是他们当中最凶恶最高大的一个。他看见来人了，就咕咕哧哧地朝他们走过去，脸上的神情就像他要把来人活活扔下水去。他的眼睛大而突出，像巨型玻璃弹球；他那难看的嘴巴不怀好意地朝右歪着，下巴颏儿像海盗船的船头似的向前突出，长满又密又硬的胡子，活像箭猪身上的刺。

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他开口粗声粗气地说，刚说完，他就认出了斯科特先生。“这么说，你就是那个搞科学的家伙啦。”很显然，他在竭力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，“欢迎到船上来。要搭我的船，你准备好船费了吗？”

“准备好了，”斯科特先生说，从胸前的衣兜里掏出一大卷钞票来，“我相信，这够付你要的三个星期的船费了吧。”

“要这么多钱呀，”哈尔大叫起来，“就搭这么一艘船？”但他马上就意识到，他不该开口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儿与他没关系。

船长瞪着他：“这个乳臭未干的家伙是什么人？走船得多少花销，他懂些什么？带上一个碍手碍脚的搞科学的家伙又会给我们添多少麻烦？”他把钱往裤兜里一塞，冲哈尔说：“圣灵在上，我倒希望你是我的船员，那样，我非用鞭子抽掉





你一层皮不可！”

哈尔并不惧怕。他个子长得跟船长一样高，虽说体重可能比不上他，但却跟他一样结实健壮。

“那就抽吧，”他笑着说，“因为我想，我马上就要成为你的船员了。”

斯科特先生赶忙息事宁人。

“都是我不好，”他说，“一开头我就该给你们作介绍的。格林德尔船长，这是哈尔·亨特和他的弟弟罗杰。你不是还缺两个人吗——也许，他们肯签约受雇。他们有一点儿航海经验。当然，对于你这种船他们懂得不多。”

“没有人懂！”船长咆哮着说。

“不过，他们很快就能学会的，跟你所能雇到的任何人一样。他们吃得惯苦。他们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动物收藏家，他为动物园和马戏团搜集动物。他曾多次派他的孩子去不同的地方搜集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，也曾派他们去进行科学考察，目的是让他们对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有所认识。在你的船上，他们将会学到很多东西。”

“他们会。”船长怒冲冲地表示同意，“我会让他们学到一些他们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东西。可我还不知道，该怎样接待一对绅士。”

他啐了一口，说出“绅士”两个字。

“他们可能想要特殊照顾吧，”他又说，“我敢说，他们不会得到的。他们得跟其他水手一样睡在水手舱里，给他们什么就得吃什么。他们得手脚麻利，竖桅杆时手脚要快，否则，就得吃苦头，哪怕他们的老子是暹罗国王，我也不在乎。”

# 哈尔 罗杰

## 历险记

《历险记》是《哈尔罗杰历险记》系列小说中的一部，讲述了哈尔和罗杰兄弟在海上冒险的故事。

“别担心，”哈尔说，“我们的父亲不是暹罗国王，我们也不是什么‘绅士’。我们不需要特殊照顾。”

“看来，干这一行，你们还不算太嫩。”船长咕哝着说，“把手给我看看。”

伸出去让他检查的两双手全都又粗又硬。船长感到意外，但却不肯流露出来。

“奶油似的，软绵绵的。”他挖苦地说，“在这条船上干上不到一天，你们的手掌就要磨出李子大的泡来。好吧，谁让我雇不上我想要的呢，只好逮着什么要什么了。下来签约吧。”





三百分之一成就是，假如他们这次出海捕鲸收获 猎回一加仑鲸油，那么，哈尔所得的报酬就是卖出一加仑鲸油所得的钱。这样的一份当然很少。

“那我弟弟呢？”哈尔问。

船长气得两眼冒火：“别指望我会给小家伙工钱！他只能当个学徒。除了给口饭吃、给个铺位以外，他什么也别想得到——就这样，还便宜了他了。”

对于罗杰来说，这似乎不公平。但他忍住了，没有开口，他参加这次航行的目的毕竟只是为了积累经验，而不是为了钱。他最不高兴的还是被人叫做小家伙。他不是已经足足 15 岁了吗？因为个子高大，有些人还常常以为他已经十五六岁了呢。这船长真是门缝里看人！罗杰心里痒痒的，渴望有机会叫这位船长看看，他可不是什么小家伙。

签好约后，船长带斯科特先生去看他的房间。那是船长室隔壁的一间小房间。“其实，这是大副的房间。”他说，“不过，既然这次出海我没有大副，你就住里头吧。”

他回头吩咐两个孩子说：“到上头去找二副德金斯先生。他会告诉你们在这条船上作为水手该如何生活，如何干活。当心，你们可得快着点儿学，这次出海统共才三个星期，要是你们花三个星期才把该干的活儿弄清楚，我雇你们顶屁用！今天下午就把你们的行李搬上船来。天亮前开船。”

“谢谢。”哈尔说完就往门外走。

“等一等，你这家伙，”船长大喝一声，“你需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一位高级船员说话要称他作‘阁下’。”

“谢谢，阁下。”说完，哈尔就走上了甲板，罗杰跟在他后面。





# 哈尔 罗杰

## 历险记

哈尔罗杰历险记全集·第七卷

德金斯先生正等着他们。他外貌粗犷，跟沙石一样，但脸上却挂着微笑。

“带新手去看那些绳索通常总是我的事儿，”他说，“我想，你们可能愿意先看看你们的床铺吧。”

他把他们带到前面，从舱口下去，走进水手舱。

水手舱没有舷窗，里面很黑。只有两盏劈啪作响的鲸油灯射出幽暗的光，冒着浓烟，散发出浓烈的令人恶心的气味儿。

舱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气味，气味筑成的墙，气味汇成的海浪。气味浓重得仿佛凝固了，只有手斧和刀子才能把它穿透。挂在衣帽钩上的衣服散发出死鲸鱼的恶臭。除了半开的舱口以外，水手舱就再也没有通风的地方，天气不好的时候，舱盖是关着的。发霉的破衣烂衫，长毛的靴子，不洗澡的身子和腐烂的食物，所有这些气味全都闷在舱里，高温使它们更加令人窒息。

“你们就凑合着睡这儿吧。”二副指着一上一下两个铺位说。

哈尔仔细看了看两个铺位。单薄的垫子铺在木板上，垫子里头没装弹簧，床上没有被褥也没有枕头。

“毛毯呢？”哈尔问。

“毛毯！我的天，这儿可是热带地区。有‘驴子早餐’就是你们的运气了。”

罗杰想起船长说过什么“驴子早餐”一类的话。

“什么叫‘驴子早餐’？”他问。

“这床垫子呀。”

“干吗管它叫‘驴子早餐’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猜那是因为里面塞满了稻草。”

“好可怜的早餐！”哈尔捏着那床垫子说。垫子还不到员寸厚。铺这种垫子睡在硬板床上一定硌得慌。

“这对你们的背部有好处，”二副大笑着说，“不是吗？人家都说，现如今，那些最高级的人物都时兴睡硬板床。大夫们也认为睡硬板床有益健康。当然啦，也只有最高级的东西船长才会中意。”他又大笑一阵，“最高级的铺板，最高级的黑房，还有，最高级的猫九尾鞭。”

哈尔知道，黑房嘛就是禁闭室，猫九尾鞭呢，那准是用九根皮子拧成的鞭子，是用来鞭打那些不守规矩的水手的。

“你说猫九尾鞭，这是在开玩笑吧？”哈尔说，“我想，不会有人再用那玩意儿了。那是法律所不允许的。”

这话使二副感到滑稽。

“法律，”他说着，笑得气都喘不过来，“法律，你说，法律！相信我，在这条船上，制定法律的是船长。”他止住了笑，突然换了一副野兽般凶残的面孔。在那一瞬间，他突然从一个大大咧咧的水手变成一只狂嗥乱吠的野兽。他抬头朝舱口瞄了一眼，接着，压低嗓子，用沙哑的声音喃喃地说：“你们最好现在就开始了了解一点儿情况，”他说，“反正你们早晚得知道的。为什么老伙计格林德尔找人手这么难？那两个船员为什么要走？他为什么肯雇用你们这样的新手？他得找点儿新‘饲料’，好喂他的‘猫’啊，原因就在这儿。船上几乎人人都挨过那鞭子，连大副也不例外——他就是为了这个才不干的。瞧。”

他一把扯开纽扣，脱下衬衣。他背上青一道紫一道地布满了鞭痕，每道鞭痕都肿起半厘米多高，有些地方已经化脓，溃烂。





# 哈尔 罗杰

## 历险记

哈尔罗杰历险记

“但是，你们为什么要容忍这个？”哈尔问，“你们可以向檀香山警察局举报。你们干吗不一起离开这条船？”

“听着，伙计，你不懂。我们从圣赫勒拿出来一年了。我们不拿薪水——只有分成——分成的钱要等我们回到圣赫勒拿才能付给我们，谁走了，谁也就拿不到他应得的一份。每个要走的人，走之前都要考虑再三。现在，你还觉得奇怪吗？不，我们只有两条出路。一是就这样忍下去，直到回到圣赫勒拿为止。”

哈尔等着他说下去，但是，他不说了。哈尔怂恿他：“那么，另一条出路呢？”

德金斯扫了一眼周围那些空荡荡的床铺。“隔墙有耳，”他说，“你们也长着耳朵，我怎么知道能不能信任他们？另一条出路是什么？发挥你们的想像力吧，那倒不会有什么坏处——但记住，我可什么也没说。”

暴动。这两个字眼清晰地浮现在哈尔的脑海中，清晰鲜明得仿佛这两个字本身正在放开嗓子呐喊。两个孩子曾读过无数的关于在公海举行暴动的故事，现在看来，不是毫无用处。这艘船已经基本具备了暴动的条件。没有大副作后盾，面对全体满怀怨气的船员，船长是孤立的。只要把他除掉，船员们就能把船驶到某个走私犯的窝子，卖掉鲸油和船，把钱给分掉。

在今天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可能发生这种事件吗？两个孩子深知，这不但是可能的，而且确实发生过。仅在他们自己跨越南海从旧金山到日本的一次航行中，就发生了好几起暴动事件。

他们知道，太平洋仍然是一片尚未被征服的海域。它

的面积比地球上所有陆地加起来还要大，海面上散布着大大小小数千多个岛屿，这些岛有一半还荒无人烟。

太平洋既是恶棍的乐园，也是正直人们的天堂。它的大片大片海域，警察和法庭都鞭长莫及，坏蛋们可以为所欲为，好人也可以伸张正义。想销声匿迹的人可以在它那无边无垠的海域里藏起来，比躲在非洲的那些密密的莽林中还要保险。

哈尔估计，这次航行最后可能不会像他们原先想的那样，仅仅是一次探险。

“好啦，我带你们到甲板上去看看吧。”二副说。他们爬上甲板。从闷热恶臭的水手舱里出来，甲板上清爽新鲜的空气对于他们就仿佛是一服滋补剂。

“你们得熟悉船上每一样东西的名称，”二副说，“这样，当人家吩咐你们操纵收帆索时，你们才不至于抓起升帆索呀什么的。唔，你们先认识那三根桅杆——前桅，主桅，还有后桅。那些挂着帆的水平桅杆是帆桁。把那些帆卷起来就叫收帆，那些用来把帆固定的细绳就叫束帆索……”

这艘船是帆船当中最复杂的一种。二副继续把那些复杂的索具指给他们看，并一一作介绍——帆桁吊索，横帆，纵帆的后下角，帆腹，转帆索，下前角索，调节帆位角的绳索，侧支索，桅支索的横稳索，桅顶上瞭望用的笼子，桅楼横木，脚索，浮标索，操舵索，系索栓，系锚杆，前支索，后支索，桁条，斜桁，吊艇架等等。数千多面不同的帆，每面都有它们特定的名称。

二副一边介绍一边不断笑嘻嘻地狡黠地瞄着他们，他们使他开心，他以为他所说的他们都不懂。最后，他说：“够啦，我敢打赌，我说的你们没准儿连一半都记不住。这面帆





叫什么？”

“后帆纵向帆。”两个孩子异口同声说。

“那么，那一面呢？”

“斜桁顶帆。”

“船艏斜桁撑杆和船艏斜桁侧杆有什么不同。”

……

回答完全正确。

他继续考问。孩子们答错了几个地方，但幸亏他们对航海有着强烈的爱好，幸亏他们有驾驶纵帆船的经验，也幸亏他们读过许多书，他们答问的错误率极低。

“不错，”德金斯不得不承认，说完，大概因为怕两个孩子太得意，他又说：“不过，说得出它们的名字是一回事，能不能操纵它们，又是另一回事。在风暴中，你们得在离甲板猿园多米高的地方拼命收帆，到那时候，咱们再看吧——还有，等你们划着那些小船，用索具拖着鲸鱼，鲸鱼只要一摆尾巴就会把你们的小船砸得粉碎。到那时，你们才知道呢，没本事能当捕鲸人吗？”

# 哈尔 罗杰

## 历险记

原著：[英] 丹尼尔·笛福  
译者：[中] 李海

原著